

朱經農 沈百英
主編

小學文庫
第一集



天地元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天地元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人擁道情懷急

白驃

六年級國語科

中國故事

第二冊

編者呂鑑平

Handwritten calligraph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calligraph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天地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故事 第二冊

一 蘇秦得志

戰國時候有兩個大政治家，一個名叫蘇秦，向『六國』獻策，結成『合縱』，共同去對付西面的強秦；另一個名叫張儀，向秦國獻策分頭去和六國『連橫』，使它們拆散合縱的計劃，各自屈服事秦。這兩個策士不但在歷史上稱做『縱橫家』，名氣很大，就是各位，諒必也相當熟悉。

戰國時代，中國分成七個大國，歷史上稱做七雄。其中秦國雄踞陝西一帶，勢力最強。其餘六國都在函谷關以東，叫做『關東六國』。六國之中，趙在山西北部，魏在山西南部，韓在河南，楚在兩湖，多少都和秦國接界；其餘燕在河北，齊在山東，就和秦國不相毗連了。因此秦國要把六國逐一併吞，當以連

橫爲上策，六國要去對付強秦，必定以合縱爲妙計。怎奈六國形勢各異，強弱不一，彼此之間，也都免不了疑忌和鬥爭。所以結果是合縱難以持久，連橫容易施行，六國結果被強秦所併。

以上已將戰國時勢，大略說明，現在歸入本題，單講蘇秦的故事。

蘇秦原是東周洛陽人氏，——東周雖是周朝的王室所在，但是早已衰微得不成樣子了——他在少年時代，曾經東往齊國，與張儀一同師事鬼谷先生。回家以後，雖然學得滿腹經綸，無奈飢不能耕，寒不能織，只落得一貧如洗，衣食難周，被他的父母妻嫂所恥笑。一天，他自言自語道：『我蘇秦求了一輩子學問，將來當有得志的一天，難道就這樣默默無聞的老死牖（晉西，就是窗）下不成？』他這樣癡想了一回，好像給他想出什麼有把握的辦法似的，匆匆走到朋友家裏借了一些盤費，別了父母和妻嫂，很得意的出門去了。

你們猜蘇秦此番出門到那裏去？原來他是向西一直到秦國，到了秦國

就去運動一班官員，做了一篇很長的意見書，託他們獻給秦王。這意見書大致是說：『現在秦國是天下最強的國家，應當趁此機會，把六國滅掉，那麼中國一統，不是子孫萬世之業嗎？』秦王看了，心中暗暗想道：『這種計劃我也早已想到；諒蘇秦只是一個「辯士」，祇會空口說話，不能實在幹事，有什麼用？』便把他的意見書置之不理。蘇秦沒法，再做一篇大文章，說得越加有理，再去獻給秦王；不料秦王依然如故。蘇秦一連上了十次書，終於沒有一點效果。這也有個緣故：這時候秦惠文王新立，殺掉商鞅，正討厭外國來的「辯士」。蘇秦去得不巧，所以碰了釘子。

可憐蘇秦盤費用完了，皮袍穿破了，只得掉頭回去；一路上穿着破衣，踏着草鞋，背着書，擔着袋，形容消瘦，面目憔悴，垂頭喪氣的來到家門。他的妻子見了，在織布機上不下來；嫂嫂見了，不到廚房裏去燒東西給他吃；父親和母親見了，也不來和他說話。蘇秦長歎一聲道：『唉！如今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

我爲叔；父母也不以我爲子了！這都是秦王不能用我的緣故啊！」當夜便把書籍都檢出來，果然從家藏的舊書中得了一本太公的陰符經，於是一天到晚的精心研究，刻意揣摩。後來他的身體一天疲倦一天了，讀了一會就要打瞌睡。他大聲叫道：「蘇秦！你有志氣嗎？」說着又提起精神，仔細的讀下去。可是不多一刻，他的聲音又漸漸的低下去了，眼睛也慢慢兒閉下來了；他就咬緊牙關，拿了一個又尖又亮的錐子，向着自己腿上猛刺一下，只見鮮紅的血，淋漓漓的滴下來，他忍着痛，自言自語的說道：「那有向人主去遊說，而不能取得富貴的道理？如果有的，只是自己揣摩未透罷了！」

這樣過了一年，蘇秦果然揣摩成功了，自己得意洋洋的說道：「現在我真可以出去遊說當世的君主了！」他就去到趙國，經過一番運動以後，居然跨進宮門，來到殿廷之上，和趙王見面，憑着三寸不爛之舌，發揮他的道理。大意是說：「臣爲君王打算：一個國家首先需要安民無事。可是安民之本，在於

擇交。試拿趙國和齊秦的關係說，無論是與齊秦爲敵，或是倚秦攻齊，倚齊攻秦，趙國都是民不得安。爲什麼呢？因爲大王如果與秦交好，那麼秦必弱韓、魏；與齊交好，齊又必弱楚、魏、韓、魏是趙的南蔽，楚是趙的後援；它們的削弱都是對趙不利的。現在關東六

國沒有比趙強的，趙的土地有二千餘里的面積，帶甲的兵有幾十萬，兵車有



一千輛馬有一萬匹，糧草可以支持幾年。所以秦國把趙看做眼中釘，可是秦却不敢舉兵來伐趙。這是什麼緣故呢？這無非是怕韓、魏要去攻它的後方罷了。假使秦攻韓、魏，他們却没有名山大川的險阻，秦只消攻佔了一些地方，它們支持不住了，必定臣服於秦。到那時候，秦既不怕韓、魏，禍便臨到趙國頭上了。可是我們把中國的地圖看一下，便知六國的土地五倍於秦；講到六國的兵呢，更是十倍於秦。如果六國聯合起來，併力向西去攻秦，秦國那有不破之理？因此，臣爲大王打算，莫如聯絡韓、魏、齊、楚、燕、趙，成爲合縱，大家派出代表，擇地開會，訂立攻守同盟的條約。那麼秦兵必定不敢再出函谷，來侵犯關東，大王的霸業也就從此成功了。』趙王聽了這一番話，非常高興，就封蘇秦爲武安君，拜爲宰相，並且贈以兵車百輛，錦繡千卷，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二十四兩爲鎰，這許多黃金似難置信，恐怕是指銅說吧？因爲古代時常稱銅爲金）請他去遊說各國。

從此蘇秦的鴻運來了。他帶着這許多東西去遊說關東的其餘五國，五國的國王無不言聽計從。後來六國就在蘇秦的指揮之下，會同訂立了合縱的盟約，大家公舉蘇秦做了盟約的首長。蘇秦掛着六國的相印，威權傾於諸侯，他的得志自然不消說得。當他要去遊說楚王的時候，路過故鄉的洛陽，他的父母得知了，掃清了宮殿和道路，設筵迎接，親自到三十里外去歡迎；他的妻子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不聲不響，恭敬到十二分；他的嫂嫂呢？甚至蛇行匍伏，自跪而謝罪。蘇秦見了，不免就問嫂嫂道：『嫂嫂爲什麼前倨而後卑啊？』嫂嫂說：『只爲季子（蘇秦的表字）如今位尊而多金。』蘇秦不覺歎了一口氣道：『唉！貧窮則父子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那裏可以疏忽呢？』

自從六國合縱以後，秦國果然奈何它們不得，秦兵竟有十五年不敢窺伺函谷關。可是秦王畢竟是狡猾的，他派了張儀去遊說魏王，一面用兵去威

嚇。魏王居然中了他的計。隨後張儀又去遊說楚王、韓王、齊王、趙王、燕王，都憑着他的花言巧語，一一得到效果。於是六國的盟約拆散了，一國一國都去和秦國連橫。那時候蘇秦因爲合縱的盟約被張儀所敗，結果在齊國被人刺死了。

二 義乳母

戰國的七雄，經過合縱連橫的鬥爭，秦國連橫之術得勝，六國逐一屈服去事奉秦國，已在前面大略說過一番。後來六國也曾合縱攻秦，但是依然不能取勝。秦國就進一步，採用利誘威脅的手段，旋行遠交近攻的策略，到底把六國逐一併吞過去，統一了全中國。當時秦滅六國的次序，是先滅韓，次滅趙，魏，又次滅楚，滅燕，最後滅齊。這都是歷史上的事跡，這裏不必細說。

現在單說秦兵滅魏時候的一段故事，魏國的一個義乳母，成就一段千

古絕奇的事跡。此事究竟如何發生？怎樣結局？請聽我慢慢地說罷。

秦國出兵攻魏，魏兵不能抵抗，秦兵攻破了魏國的都城，便直入魏宮，殺了魏王，並且搜尋魏王的公子，一一處死。這時候秦王的得意，魏宮的悲慘，自然不消說得。却料不到魏王的幼公子，秦兵在魏宮遍搜不得。秦王心想：『若不斬草除根，留此孽種，將來勢必和我作對。』好狠心的秦王！一不做，二不休，一面加緊查搜，一面又下令道：『如有人捉得公子獻來，賞賜黃金千鎰；誰敢藏匿公子，查出合族斬首。』

秦王使出這種手段，自己以為必可立刻見效；誰知過了好久，還像石沈大海。原來秦兵破城入宮時，一味燒殺搶掠，人民紛紛逃難，景象極其悽慘。魏公子還在襁褓之中，他的乳母看見不是勢頭，連忙揩了公子出逃。她怕秦兵認出形跡，換上平民裝束，雜在逃難的百姓裏頭。

秦兵果然沒有注意，乳母揩着公子安然逃出都城。她想事情已有一半

成功了。就到魏國的一個舊臣家裏，求他庇護公子，以延魏王一線的血脈。誰知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舊臣一見公子，貪圖那筆賞金，竟和乳母商量，要把公子獻給秦王。乳母當然不肯，那舊臣便道：『我們那裏藏匿得下？將來事情敗露，多麼危險啊！要是獻了出去，立刻可得千鎰黃金的重賞，真是一生吃着不盡了。何苦定要擔驚受嚇，做那冒險的勾當？請你仔細思量一下，到底那是上策？那是下策？』

乳母聽了，長歎一聲道：『貪利而背叛故主，便是逆理；畏死而忘却正理，便是亂道。我決不可貪利畏死，做那逆理亂道的事！況且主人雇我做乳母，原是要我養育他的孩子，怎麼可以反而殺害他呢？這種背義滅理的行爲，豈可做得？請你快死了心吧！』

舊臣萬料不到乳母這般堅決，不覺好生羞慚，一時說不出話來。停了半響，說道：『你既不肯，我也沒法，不過你要趕快離開此地，不可連累及我！』乳

母明知舊臣存心叵測，留在這裏很不安穩，倒不如早離虎口，另覓安身之處；便答道：『你既畏怯，我決不累你。』說罷，揹了公子逃往深山而去。

可恨兇惡的舊臣，一心貪圖重賞，眼看這筆現成到手的橫財從此失去，那裏甘心？因此不顧一切，竟往秦營去報告。秦營正苦搜尋不得，一聞此信，立即派出大兵追趕乳母。乳母走不多遠，插翼難飛，自然一追便着。但她依舊抱着公子，拚命向前奔逃。秦兵用箭射來，她怕公子受傷，就



用自己的身子去遮護。可憐乳母身上衆箭叢集，終於倒地而死，公子也被射死在乳母腹下，不能做得漏網之魚！

三 河伯娶婦

『媽媽，我的心要碎了！我是個活人，怎麼竟要把我活活的送到水裏去呢？媽媽，你也當真忍心允許他們，把我活活的送到那可怕的水裏去嗎？』

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臉上現出了慘白色，哭倒在他母親的懷裏，嗚咽的說着。他的母親呢？雙手抱着她，眼淚也像珠子斷線一般地滾下來，低聲對她說道：『兒呀！我那裏情願舍去你！我那裏肯允許他們，把你活活的送到水裏去！但是現在沒有法子想啊！兒呀！我的心也碎了！』

娘兒兩個偎抱着哭個不歇，後來竟號啕大哭起來。這時候旁邊有個異樣心腸的婦人，惡狠狠的催着她們道：『快些把小姑娘放開跟我走吧！再這

樣哭着，留心河伯要動氣了。』

各位！她們娘兒兩個究竟爲什麼這樣悲傷？旁邊惡狠狠催着走的那個婦人又是誰呢？我來告訴你們吧。

原來在現在河南臨漳縣地方，從前有個鄴城，地近漳河，時常發生水災。每逢洪水泛濫的時候，人民流離失所，十分困苦。鄴城有個巫婆，供奉一種神道，據說很有靈驗。有一次，許多人就去請她懇求神道保佑。巫婆就在神道面前，點了香燭，跪下去，閉着眼睛，嘖哩咕嚕的求了一番。過了一會，站起來對衆人說道：『方才神道召了河伯來，對我說：他獨自住在水宮裏十分寂寞，久想娶個妻子去陪伴他，但是人民却不虔虔誠誠的送去；他真是惱怒極了，所以要放出大水來，洩洩心頭的氣憤。倘使我們能夠按年選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備了嫁妝，誠心誠意的送去，水災就可以不發生了。』大家聽了這話，但求能夠免除水災，也不辨它是真是假，都道：『既然如此，我們總得照辦啊！』

等到事情傳揚開去了，巫婆就去聯絡本地的鄉官役吏，像模像樣的實行起來。巫婆每年都在留心着，見到生得美麗一些的女孩子，就去對她的父母說：『今年河伯已經選定你們的女兒去做他的妻子，應當讓我早些領了去。』做父母的怎敢不依？巫婆就把她領了回去，軟禁在一間房子裏，叫她吃素修行。到了七八月裏，又按戶向人民捐募了銀錢，備辦了新娘的床呀，被呀，……作爲嫁妝，然後選了吉日，叫新娘坐在床中，放到水裏去，把他活活的淹死。這時候岸上的衆人就歡呼着：『慈善的河伯呀！恭喜，恭喜！從今以後，請保佑我們吧！』

這種悲慘而荒唐的怪劇，每年在鄴城要舉行一回。人家好端端的女兒，不知送了多少性命，巫婆的家裏却漸漸的富起來。鄴城的人民，大都這樣說：『是呀！我們在一年裏頭，倘使不替河伯娶一個媳婦，他一定要發怒，放出大水來，把我們的田禾和房屋一起衝毀！』你想，許多人都這樣相信，還有什麼

法子可以挽回呢？

方才說的那個投在母親懷裏，嗚嗚咽咽哭個不住的女孩子，就是這一年給巫婆選定，要嫁給河伯的一個犧牲品。站在旁邊催逼的婦人就是巫婆，她立刻要領這小姑娘去吃素修行了。這個小姑娘雖然害怕，她的母親雖然傷心，可是終究被巫婆領了去。

這一年鄴城却巧換了一位新縣官，名叫西門豹。他原是一個好官，到了任就去調查人民的生活狀況。有了人就把巫婆每年要替河伯娶婦的一件事告訴了他。西門豹暗暗驚駭道：『這個人好厲害啊！』想了一想，笑着對他們說道：『到了河伯娶婦的時候，請你們來告訴我一聲，我也要去送送這位新娘。』

到了七八月裏，巫婆又要演那悲慘的怪劇了，預先向人民捐了許多銀錢，備了各種嫁妝，忙得十分高興。——不消說得，她又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

收入了。

西門豹知道了，到了那天就對手下人說：『今天巫婆要替河伯討新娘，這是地方上一件大事，我也應當去送送。』說罷就帶了手下人親到河邊去。只見有個高臺搭着，巫婆和她的女弟子，再有鄉官役吏們，都很肅靜的站在臺上。兩旁的觀衆人山人海，不計其數。巫婆聽見新任縣官也來送親，心中好不快樂！以爲這樣一來格外可使人民相信，立刻出來迎接。

西門豹到了臺上，坐定一看，臺中裝飾得十分華麗，嫁妝也整整齊齊排列着，但看不見新娘。就對巫婆說道：『新娘在那裏？請你引她來給我看看，究竟美麗不美麗？』巫婆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是！』就去引那小姑娘出來。那小姑娘早已哭得涕淚滿面，垂着頭顫動着，一聲不響，站在西門豹面前。西門豹細細看了一回，轉過頭來對巫婆道：『這個新娘不十分美麗，請你去向河伯商量一下，另外選定一個美麗的女子，緩幾天再送來吧！』說着就叫

手下人抱起巫婆投入河中。只聽撲通一聲，浪花四濺，巫婆已經沉到河底去了。臺下觀看的人都大吃一驚，莫名其妙。停了一下，巫婆沒有出來。西門豹道：『巫婆去了好久，爲什麼還沒回來，莫非河伯留她吃飯嗎？』衆



弟子！替我去催她一聲，叫她趕快回來！就叫手下人把巫婆的一個女弟子投下河去。等了好久也沒出來。西門豹發急道：『這個弟子也給留住了，再派一個去催！』便再把一個女弟子投下河去。這樣接連投下三個女弟子。那時臺上的人都靜默無聲，面面相覷，驚惶失措。只見西門豹又說道：『她們都是女人，不大中用。鄉官！你替我去催！』便把鄉官也投下去。西門豹對着河中看了好久，又道：『好奇怪呀！鄉官也留得這樣長久，我等得不耐煩了！役吏們再去催！』這時候役吏早已嚇呆了，顛抖抖的站在臺上，忽然聽見『役吏們再去催！』六個字，簡直連魂魄都飛出天外，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口口聲聲的只求饒命，一面不住的叩頭，額破了，血流了，還是叩個不住。西門豹道：『也好，暫且等一等。』又過了一會，說道：『河伯留客太殷勤了，我們不等他們了，大家回去吧！』衆人聽了，就一闕而散。役吏們好比出籠之鳥，漏網之魚，一溜煙的逃走了。

那個可憐的小姑娘呢？已由西門豹派人送她回家。她的母親看見親生的女孩子依舊好好兒回來，快活得什麼似的，擁抱在懷裏，說不出話來。

從此以後，鄴城的人，不論是誰，不敢再說要替河伯娶婦。

這件事發生在二千幾百年前的戰國時代，鄴城在當時屬於魏國，西門豹就是那時候的魏國人。

四 趙屠收稅

現在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清官收稅的一段故事。

講起國家的收稅，大家定然知道是由政府的官吏向人民直接徵收的。一個國家所定捐稅的種類和徵收的方法，當然都有法律嚴密地規定着。凡是依照法律應該徵收捐稅的事物，不管它是屬於全國的主席、大總統、委員長、總司令……，或是屬於平民、老百姓，都應該按照法律一律徵收。這是國家

收稅的一條規則，誰要規避，誰就是犯法。因為在公務員、主席、大總統或委員長，雖然握有至高的職權，但在私務上，他們同是國家的人民，跟平民老百姓並沒有什麼兩樣。

講到古代，國家收稅成績的好壞，都靠在收稅官的身上。所以古代的收稅官，非常重要。這裏講的趙屠，是戰國時代趙國的一個好的收稅官，不但可以做古代的模範，同時也可以給現代做榜樣。

趙國有個平原君，是趙武靈王的第二個兒子，單名叫勝，因為封在平原，號稱平原君。他是趙國當代國王的弟弟，做着趙國的宰相，權勢之大，幾乎超過趙王。他有許多田產，納起稅來自然也要許多錢。可是他以為我是王弟，不納稅，有什麼要緊？所以他的不納稅差不多變成了常例。

不消說，當時趙國的一般收稅官吏都怕他的權勢大，不敢向他催繳租稅。可是天下總有奇人奇事，偏有一個趙奢看見同僚如此的違背法理，心中

大不以爲然，竟親自跑到平原君的家裏去收賦稅。這好比是到虎背上去抓毛了；平原君家裏的管事人仗着主人的威勢，那裏會依從？趙奢却只知道照公辦公，心想：收稅是國家的公事，他們如此恃勢抗稅，目無國法，那還了得！即忙跑回來，差了公役，把那管事的八個人拿來，依着法律重重的懲辦。

平原君知道了，當然覺得受辱太甚，不禁勃然大怒，要將趙奢處斬。但是趙奢聽得以後，却毫不畏懼，親自去見平原君，對他說道：「相君！你是趙國的



王弟，又是趙國的宰相，差不多是我們趙國最重要的人。你不奉公守法，法律就等於沒有。國家沒有法律，勢必紛亂，鄰國必來侵伐。一旦趙國因而滅亡，那時你還保得住這樣大的田產嗎？』

難得平原君也是一個英明寬大的貴公子，當下聽了趙奢的話，一腔怒氣，立刻平下去，非但不想殺他，並且向他欠身謝罪，忙說：『先生說得有理，令人佩服得很！像你這樣奉公守法的官，真是我們趙國的榮幸呀！』於是先將自己應納的租稅繳付給他，隨即入朝把趙奢荐給趙王，叫他總理全國的賦稅。

趙奢升了官職以後，就把稅務大加整頓，革除種種積弊，使得稅收增加，國庫充實，趙國便也因此富強起來。

五 緹縈救父

漢朝時候，有個淳于意，本是一個出名的醫生，曾經做過一任太倉縣令，很有政績。後來因為他性情衰怠，覺得做醫生的忙碌，很不如意。人家來請他診病，要是他閑着呢，還肯去；如果忙着，就回絕了不去。因此不免有時得罪了人。這在從前診金既少，醫生本以濟世為懷的時代，實在是無足見怪的。

不料人情險惡，不久便有幾個仇人捏造了些事情，到官府裏去告他。淳于意本性慳直，那裏肯招認，反而挺撞了幾句。可恨那官員非常兇惡，明知他是冤枉，却想借此敲詐他的錢財。非但不肯孝敬，反而挺撞。那惡官懷恨萬分，立刻定了他一個死罪，有枝有葉的把他的罪狀詳呈上司，居然批准了，奉令解往京城長安去執行。可憐淳于意被人誣陷，有口難辯。

那日，差役押了淳于意，從本鄉起解。淳于意的五個女兒——他單生了這五個女兒——都來送別。她們看着父親鐵索瑯瑯，好不悽慘。但是女兒們祇好對着父親哭哭啼啼，還能想出些什麼方法呢？淳于意看到女兒們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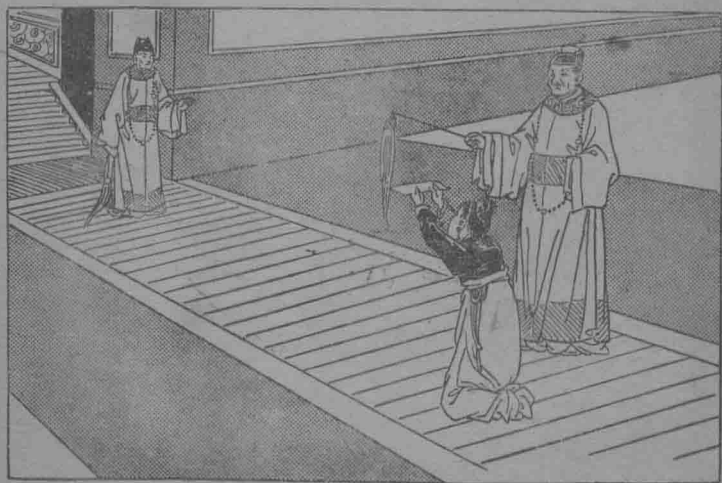
味啼哭，不覺想到女孩子的無用。要是生了個兒子，也許此刻能夠爲他伸冤；否則將來長大，也許有爲他報仇的一天。想到這裏，頓時勃然大怒，罵道：『生女不生男，急來沒用處。沒用的東西，快給我滾開吧！』

押解的差役看着她們哭哭啼啼，不忍分離，等得不耐煩了，惡狠狠的催着快走。淳于意祇得跟着差役上路去了。五個女兒眼看父親押解上路，自恨是個女子，不能代父親伸冤，哭得越發悲慘。哭了好久，父親已經去遠了，連影子也望不見了，她們祇得回家。

她們在回家以後，依舊淚痕滿面，哭泣不已。獨有小女兒緹縈想到父親的話，不覺轉了一個念頭，自己忖道：『女孩子也是一個人，爲什麼急來沒有用處？難道不能爲父親伸冤的嗎？即使不能伸冤，難道不能去代父親受刑的嗎？』打定主意，略爲收拾了一些行李，揹着出門。趕上父親，一路跟了進京，路上還可乘便服事父親。

到了長安，淳于意自然關入牢獄裏，等到刑期受刑。緹縈連夜做了一本奏章，詳細陳述父親被人誣陷的情形。到次日早朝時，親到皇帝殿前呈遞。那時候漢文帝在位，總算是個好皇帝。一聽得有個小女兒爲父伸冤，連忙細看奏章，覺得所述非常懇切，末後又說明自願投官作婢，代父贖罪。文帝看了，大爲感動，立刻赦免淳于意的罪，並且下詔廢除自古相傳的肉刑——割耳割鼻斬趾之類的刑罰。

淳于意出獄後，非但緹縈救父的目的達到，而且殘忍的肉刑也從此廢除了。



六 賣牛還牛（一）

在從前交通器具沒有改良的時候，街道上往往看見那些很遲笨的牛，『格麟麟，格麟麟』，拖着粗陋的車兒慢慢的前進。這就是古時的牛車；在現代人看來雖然不入眼，但是在從前却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呢？

一千四百多年前，南北朝時候的梁朝，在現在山東平原縣地方，有個讀書人，名叫明山賓。他曾在山西平陸縣做過縣官，因為逢着荒年，他私開了米倉，賑濟貧民，被上司知道了，說他這件事違背法律，定了罪名，把他的家私抄沒入官，他的家產本來不多，從此以後他就變成貧士了。

他雖然窮困，却還養着一頭駕車的老牛，每逢遠行的時候，總是坐着牛車『格麟麟，格麟麟』，用來代步。後來他越發窮了，沒錢度日，便想把這頭牛賣掉。這頭牛呢，三年前生過漏蹄的毛病，不能走路，他就請了牛醫，設法治好，

直到現在還沒有發作過。所以這頭牛雖然老了，體格還很強壯，誰也料不到牠從前生過漏蹄的毛病。

他要賣掉這樣一頭牛，如果價錢相當，那個不要？有一天，他牽了出去，遇見一個農人模樣的，首先問他：『你這頭牛要出賣嗎？』他說：『賣的。』那個人細細一看，問了價錢，付了銀子，立刻要牽去了。

明山賓忽然開口道：『且慢！這頭牛三年前曾經生過漏蹄的毛病，請過醫生治好；這三年之內雖然沒有發作



過，但說不定將來永久不會發作。今天我們成了交易，這句話一定要預先說明，免得將來你再懊悔。』

買主聽說這頭牛有病，不很相信；他看看牛既然這樣強壯，那裏會有病？就問明山賓道：『真的嗎？』明山賓道：『自然是真的！難道沒有病，還肯胡說嗎？』賣主道：『牛既然有病，那也沒法，只得還你了。』說罷，就把牽牛的繩交還明山賓；明山賓也把銀子付回，牽牛歸去。

七 賣牛還牛 (二)

夏天的太陽好像火球一般，掛在空中，發出很强的光來。農人們都鞭策着他們的牛，在河旁車水，一天到晚。『噤呀，噤呀。』車個不停。那些牛呢？一圈圈的兜圈兒跑着，好像都已跑得腿腳痠軟了。

夾雜在這許多用牛力的水車中間，有一部用人力的水車一同排列着，

上面架着一個蘆蓆棚，三個男人站在棚下車架上，幾雙脚上上下下踏個不歇，好像要和那些牛爭快慢似的。不消說，他們的脚底下都起了泡，漸漸痠痛起來了。這樣一連踏了幾個時辰，他們實在踏不動了，就停下來坐在地上休息，個個都是汗流氣喘。

別家的農人看見他們坐下休息，也覺得有些疲倦了，就從田裏走過來和他們坐在一起閒談。

『王家叔叔們，真辛苦了！』有個農人開口說。

另一個男人就答應道：『要說辛苦嗎？還從那裏說起！今年真好晦氣，天氣這樣旱，偏偏我家的牛無端害病死了，罰我們這般受苦。現在就是有錢，還到那裏去買牛呢？我們三個人踏得夠累了，如果再不下雨，祇好聽着稻禾枯死吧了。』

『是呀！運氣真不好！』

『啊！還說什麼……』

真巧得很！他們這番閒談，給河邊一個洗衣的婦人聽見了，那婦人就對着流水，自言自語道：『這倒是一個好機會；我們那頭快要死去的老牛，可以抬高價錢賣給他了。』她洗了衣服，靜悄悄的回去。

你道這個洗衣婦人究竟是誰？她怎麼會有一頭老牛呢？她原是蕭韓家奴家裏的女傭。那麼蕭韓家奴又是誰呢？他是北宋時候的遼國人，一生喜歡研究學問的。他嫌城裏吵鬧，所以搬到清靜的鄉間來讀書。又因為來去不便，所以買一頭牛來拖車子，已經好幾年了。他曾經對傭人們說過：『這頭牛已經衰老，沒有氣力，不中用了。』那女傭聽得這話，記在心裏，所以此刻想到賣牛。

女傭回到家裏，便和丈夫商量。她的丈夫原來也在蕭韓家奴家裏做傭工的。女傭道：『我們這頭老牛，主人曾經說過沒有氣力，不中用了。養着白白

費些草料，如果死了，連一文錢都不值，不如賣了牠吧。方才我在河邊洗衣，聽得說前村王家的牛，今年死了，正愁沒牛車水，我們的牛如果牽去賣給他們，雖然價錢大些，想來他們也一定要的。」她的丈夫聽了，很以為是。

那時主人恰巧往城裏去了。傭工夫婦兩個就不等主人回來說個明白，到了夕陽下山的時候，便牽着牛往前村去。

他們牽着牛尋到王家，對王家叔叔說道：『我們家裏養着這頭牛，從來沒有用牠去耕田車水；聽說你們的牛死了，現在沒牛車水；如果你們要買，情願便宜些賣給你們。』

王家叔叔滿心歡喜道：『巧極了！我們正想买一頭牛，問了好幾處，都說沒有；現在你們牽上門來，要賣多少錢呢？』

那男傭工道：『我家主人曾經說過要賣二十四吊錢，現在賣給你，便宜些，至少總得二十二吊。』——一吊是一千文。

王家叔叔聽了，雖然心中嫌貴，但是正要用牛，也就買了下來，

傭工夫婦賣去了牛，高高興興拿了錢回去，沿途笑着說：『好買賣呀！主人知道了，一定歡喜，也許要賞給我們幾個錢哩。』

過了四五天，天已下過大雨，天氣比以前涼爽多了，蕭韓家奴從城裏回到鄉間，看看牛棚裏不見了那頭老牛，便招男女傭工來問道：『老牛死了嗎？』傭工夫婦兩個笑着答道：『主人問得真巧！本想來稟告的，老牛並沒有死。主人曾經說過，那老牛沒有氣力，不中用了；前天被我們賣給前村的王家了。』

蕭韓家奴道：『我雖然說過牠不中用，却並沒說要賣了牠；現在你們賣了多少錢呢？』

夫婦兩個同聲答道：『合算得很，賣了二十二吊錢。』說着，哈哈的笑起來。

誰知蕭韓家奴聽了非但不獎勵他們，反而皺着眉頭道：『不行！不行！一頭快要死的老牛，去換人家二十二吊錢，自己固然佔便宜，人家却是吃虧了。這豈不是叫人家上一個當嗎？這種損人利己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你們快些把錢送去，贖回那頭老牛來！』

傭工夫婦兩個聽了這一番話，好比青天裏打了一個霹靂，那裏意思想得到。但是主人的命令不敢不聽，夫婦兩個沒精打彩的拿了錢到前村去，對王家叔叔說要贖回那條牛。王家叔叔很



是奇怪，對着他們說：『這樣一頭老牛，我們正是要用，所以肯出二十二吊錢，買了下來。現在你們却要來贖回去，難道你家主人還嫌賣得太少嗎？也可以算得不知足了！』

夫婦兩個着急道：『不是！不是！你們不懂的，不要多說，免得我們回去受罰。』說着丟下了錢，牽着老牛就走。

八 賣牛還牛 (三)

『叫我怎樣去賣給人家呢？』一個老兵牽着一頭牛，自言自語的說。夕陽已經下山了，遠遠走來一個農夫，頭上戴着笠帽，身上穿着布襖，脚下踏着草鞋，肩上揹着鋤頭，一看就知道他是從田裏做工回來的。

『咦！這老兵要這頭牛幹什麼用？莫非是偷來賣的嗎？我正想买頭牛，幫我田裏的工作；那可算巧極了。』農人很奇怪的說。

兩個人走近了農夫開口道：『朋友你這頭牛賣的嗎？』

老兵道：『是啊！這是我們主人叫我牽出來賣掉的。你看得中嗎？可要買嗎？』

『我本來想買頭牛，你肯賣給我好極了。請問價錢多少？』農夫問。

『二十五兩銀子好嗎？』老兵這樣回答。

『未免太貴了，請你減少些吧。』

『你情願買，也不妨多化幾兩銀子；如今看你面子，就減少些，二十三兩銀子，再也不能少了。』

農夫允許道：『可以，可以！跟我回去，給你銀子。』

老兵就牽了牛跟他走。他們家裏人細細考察，證明沒有毛病；農夫就交付了銀子，老兵接受了去了。

老兵一路走，一路想：『我出來的時候，主人明明對我說過：「這頭牛去

年夏天生過肺病，如果有人要買，要老實告訴他，不可欺騙人家，免得人家受到損失。」但是主人叫我出來賣牛，原來因為要錢用，如今賣掉了，主人一定歡喜，說我有本領。那農夫既然要買，騙騙他也不妨。我回去告訴主人說，「一個農夫要買，我告訴他生過肺病，他說不妨」就是了。」

他這樣想着，走着，忽然轉念道：「不行！不行！這樣一來，主人固然歡喜，但一則欺騙了農夫，再則欺騙了主人，三則欺騙了自己的良心，怎麼好呢？……有了！有了！我還是做個老實人吧。」想到這裏，回轉身來，再到農夫的家裏。

「朋友！還是一句話，是我的主人吩咐過的，方才忘記聲明，現在須得補說。」他這樣對農夫說了，接着就把牛有過肺病的話補講一遍。

農夫聽了道：「這頭牛既然有病，恐怕不能幫我的忙，請你還我銀子，我還你牛吧。」

老兵道：「這個自然。」兩下就交換了原物。

天色已經暗了
路上好寂寞啊！老兵
牽着牛慢慢的歸去
了。

你道這老兵是
誰？原來是九百多年
前宋朝時候，鼎鼎大
名司馬光手下的一
個兵士。他把這番情
由報告了司馬光，司
馬光連連稱讚他道：
「你真是個誠實可



靠的人！

九 楊氏保縣

唐朝時候有個李侃，在河南做項城的縣令。接任的時候，剛巧有一股流寇來攻打縣城，李侃就想逃走。

他的妻子楊氏對他說：『賊來攻城，就應該守；要是城破了，那就祇有等死。如果你要逃，還叫誰來守這個城呢？』李侃說：『兵既少，錢糧又沒有，怎麼辦呢？』楊氏說：『縣城如果不守，這地方就是賊的地方了；倉裏的穀，廩中的米，庫內的錢財，都是替他們積的了；百姓都是他們的兵丁了；那麼對於國家有什麼益處呢？請你把穀米錢財拿去重賞一般願意守城的人吧。』

於是李侃召集了百姓，對他們說：『我雖然在這裏做一個縣令，但是滿了任期就去了，不像你們托生在這個地方的，而且你們祖宗的墳墓也在這

裏你們應當拚死抵拒那些賊寇，來保全這個縣城！大衆聽了，都願意去守。李侃就下令說：「拿瓦石去打死賊的賞二千錢，拿刀箭去殺死賊的賞五千錢。」號令一出，立刻有幾百人去守城打賊。李侃在那裏統率巡視，楊氏親自煮飯給他們吃。



不久，李侃因爲中箭受傷回來了。楊氏責備他說：「你不在那裏，人家誰願意拚死去守？與其死在牀上，還不如死在外邊好得多呢！」李侃聽了夫人的話，又上城去。這時候，賊將中箭死了，賊衆也就解圍去了。項城的縣城從此得以保全。

十 徐吾借光

軋軋的機聲，不住的傳出來。這是什麼聲音？是一個人家織布的聲音。這個人家有姊妹三人，年紀都不大：最大的十八歲，名叫李吾；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十六歲，一個十四歲。她們鎮日裏沒有事做，就把織布當做一件消遣的事情；一會兒工作，一會兒休息談笑，好不熱鬧，好不有趣！

後來她們在工作的時候，帶着比賽的意思，所以做的時候，一齊專心做；停的時候，就一齊停；你看我，我看你，常常要比較成績。這樣一天一天過去，簡

直不覺得織布是件工作，完全當它是遊戲了。

一天，李吾對妹妹們說道：「我們夜間沒事做，也來織布吧。」兩個妹妹同聲答道：「很好。」從此以後，這間房子裏，不但日間傳出那軋軋的機聲，到了夜間，紅燭三枝很光明地照着三個姊妹，傳出軋軋的機聲來，足足要到半夜，方才停止。

她們的鄰家也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名叫徐吾。她也歡喜織布，同李家姊妹三人一樣。但她不是消遣，卻是認爲一件重要的工作。因爲她的父親和母親早已死了，親族又少，只剩她一個人獨自生活，如果不織布，就得不到衣食的供給。她每天早起，除了梳洗飲食的時候以外，總是不敢怠慢，低着頭不停的工作。假使是布落了機，她就上街去換些米、換些油、鹽、醬、醋等。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這樣的。等到天色暗了，就休息睡覺。她所以早睡的緣故，並不是貪懶；是因爲沒有餘錢去買蠟燭，只好等月亮出來了，借着月光，做幾個時辰

的工。可是月亮無情，偏不肯夜夜出來；所以沒有月亮的時候，也就沒法想了。

她同李吾姊妹三人，因為是鄰居，本來相識；偶然出外，大家遇見，也總聽得彼此間「姊姊」「妹妹」的招呼幾聲。不過在李吾眼裏看來，她是個窮女兒，比不上我家有錢，享受那豐衣足食的幸福。徐吾自己也覺得被她們瞧不起，所以不敢和她們聚在一塊兒做那同樣的工作。却又羨慕她們夜間的幾枝蠟燭，照得如同白晝一般，很明亮的幫助她們工作。她常常獨自的想：「我去要求她們，同她們在一處工作，不知道她們允許



不允許！』

這一天，她想定了，就去對李吾姊妹三人說道：『我在自己家裏織布，沒有好法子可以模仿；你們姊妹三位都是心思巧妙的，我要和你們聚在一塊兒，討教討教！想來三位總不嫌我貧賤，肯允許我吧？』

李吾雖然心裏不大歡迎，可是聽到贊美她「心思巧妙」的話，心上一喜，就含含糊糊的允許了。兩個妹妹也和姊姊同意，請她加入比賽。徐吾聽得果然允許了，心裏十分快活；不過她想，加入比賽，在自己的工作上反受牽制。因此就辭謝她們的比賽，李吾也就允許。第二天，她把自己的織布機搬了過去；但不敢侵佔她們優良的地位，只安放在東壁的一角。

李吾姊妹三人，到了休息的時候，談笑得十分熱鬧。徐吾雖然也和她們交談，但手裏仍舊不住的工作。到了夜間，他在壁角借得一些蠟燭的餘光，不住的做工。他心裏快活得不得了，想道：『從今以後，蒙幾位姊妹愛我，可以永

久借着東壁的餘光了。』

第二天早上，她胡亂吃些東西，就到那邊去。尋到一把掃帚，把地上掃得乾乾淨淨；又把李家姊妹們一切工作的器物，也收拾得十分整齊。等到李吾姊妹出來做工，她早已織上幾尺。從此接連幾天，都是這樣。李吾姊妹三人，以爲灑掃、整理都是僕人的成績；每天和徐吾初次見面的時候，只說一聲『你早啊！』也就罷了。

不到六天，徐吾的一匹布已經落了機；李吾姊妹三人同時開始織的布，還不到半匹。她們心想徐吾的織法一定十分潦草，大家走去瞧瞧。那知不瞧猶可，一見她織得十分精美，慚愧得幾乎沒處躲身。俗語說得好：『老羞成怒。』李吾可真老羞成怒了。這天晚上，徐吾回家吃飯，李吾就對兩個妹妹道：『徐吾初來我家的時候，明明說要請教我們；現在她織得這樣好，並且快，不是當時有意譏笑我們嗎？我的意思，定要驅逐她，不許她到我家來！』大妹妹拍手

贊成。小妹妹反對道：「姊姊的意思雖然不錯，但是她織得這樣好，並且快，我們不及她，何不讓她留在我家，請她教教我們呢？」李吾道：「不行！不行！這種窮人家的女兒，也值得請教她嗎？」小妹妹一聲不響，走到裏邊去了。

徐吾吃好了飯，回到李吾家裏來做夜工了。心裏想：「這是第六天借她們的燭光，何等感激！進了門，看見李吾和大妹妹並不做聲，只是坐着。她照例說一聲『你們吃過夜飯嗎？』不料李吾霍地立起身來，厲聲說道：『你織的布這樣好，我們比不上你。從今夜起，請你不要再來！』說罷，大妹妹也照樣說一遍。徐吾本來心裏十分快活，突然聽得這幾句話，好不詫異。答道：『姊姊！妹妹！不要這樣，憐惜憐惜我吧！』她倆說道：『有什麼憐惜不憐惜！不要你來便怎樣？』徐吾道：『我是靠織布過活的，我並沒有覺得自己織得好。只是我如果織得不快不好，就買不掉，沒錢過日子。請兩位可憐可憐我吧！』說着，眼眶中早已滾下幾點眼淚來。李吾接着說：『日間讓你來，夜裏要借我們的燈光來

做工是萬萬不能允許的。」徐吾帶哭說：「請你們憐惜憐惜我吧！我所以要求到你家來，就因為我沒錢買蠟燭；如今你不許我夜裏來，未免太忍心哪！我想，借你們一些燭光，你們的蠟燭決不會暗些；少了我一個人，這蠟燭也決不會亮些，你們何不做做好事呢！」

小妹妹聽了，心裏好不感動，就向姊姊說：「方才徐家姊姊說得好；我們家裏的燭光，並不因為她在這裏做工就變暗些，少了她就變亮些。我們還是允許她吧！」說罷還陪了一回淚。

俗語說：「人非木石。」李吾和大妹妹聽了徐吾和小妹妹的一番話，心腸軟下來了，很抱謙的說道：「請你不要悲傷，依舊留在這裏做工吧！」

此後徐吾照舊幫助李家整理灑掃，夜間借他們的燈光做工；李家姊妹隨時向她請教，織布的成績，也就一天天地好起來。

十一 獲物待主

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時候，有個著名人物叫做裴度。他在少年時代就曾幹過一樁難能可貴的事。此事怎樣發生的呢？有一天，他去遊玩洛陽著名的香山寺，看見一個滿面愁容的女子匆匆走進寺裏來，心中不免有些詫異，就在暗地裏觀察那女子的行動。只見她年紀不上二十歲，眼眶裏含着眼淚，入寺後匆匆走上佛殿，把手裏拿的包裹放在一把椅子上，點起香來，向着神前默默的祝禱一回；禱畢立起身來，急忙忙的去。裴度見她遠去，心中正在估量她究竟爲着什麼事，回頭卻見椅子上的包裹沒有拿去；要想追上去送還她，可是已經趕不及了。

裴度細想：這可憐的女子一定有着什麼危急的事情；但不知這包裹裏是什麼東西？這個包裹如果沒有人替她收管，一定要被人拿去；萬一是有關

緊要的，那不是糟了嗎？好在我不會有事，且代她暫時收管，等她回頭來找尋，再還她不遲。主意打定，就把包裹收藏在身邊，站在佛殿前面等候着。只見一羣羣的遊人來來往往的過去，那失掉東西的年輕女子偏偏不來。

天色漸漸晚了，遊人漸漸散去，裴度等得非常失望，看看天時不早，祇得走回住所去。他一面走，一面想道：『這包裹裏面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如果是重要的東西，她爲什麼到這時候還不來找尋？若是無關緊要的，看她來的時候拿着包裹，又像是很鄭重的。莫不是她的家離此很遠，一時趕不及嗎？無論如何，我明天再到寺裏去候她一天，再作計較。』

却說那個年輕女子出了寺門，急急回去，沒有檢點手裏的東西，回到家裏方才覺得。這一急非同小可！心想：『正想靠它解救父親的急難，偏偏被我丟掉了，怎麼好呢？唉！我父親陷在監牢裏，現在沒有法子可以救他了！……還是隨着來的路去找尋一回，或者剛才到香山寺去，丟在寺裏也不一定。可是』

此刻時候已經不早，趕去也來不及了，只有等到明朝再去找尋。唉！這不過是萬一的希望吧了！她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

明天一早，她趕到香

山寺去，只見靜悄悄的沒有什麼人，還向誰去討回來呢？啊，顯見得是絕望了！眼眶裏的淚珠不由得直滾下來。忽見佛殿的階前站着一個少年書生，眼不



轉睛的瞧着她，勉強走去問道：『先生！你看見過我失掉的東西嗎？』話還沒
有說完，禁不住哭起來了。

你只消一猜，就會猜得着，這位少年書生就是裴度。他對那女子說：『你
且不要哭，丟掉了什麼東西，細細告訴我。』女子答道：『我父親被人家陷害
在監牢裏，性命不測。昨天我向親戚人家借得玉帶兩條，預備送人，求他討個
人情，救我父親出來。不料來到這裡求神保佑，匆匆回去，竟把包裹遺失了！先
生！如果你看見的，請你指示我一個着落，我真感恩不盡！』

裴度聽了，心中非常可憐，恭恭敬敬的回答道：『你不必着急！我昨天在
這裏遊玩，無意中看見你滿面愁容，知道你一定有危急的事；後來看你走出
寺門，把包裹忘記了，我正想招呼你，你已經去遠，來不及了。我只怕包裹裏有
什麼緊要的東西，給人家拿了去，不是玩的，所以替你收藏起來。今天一早起
身，就是爲了此事而來。』隨即在身畔取出包裹遞給那女子，請他檢點一回。

那女子接過去一看，便道：「不錯呀！正是我的包裹。先生如此厚恩，叫我怎樣報答呢？請問先生尊姓大名？住在那裏？」裴度道：「你有急事，趕快回去料理吧！倘使我要酬謝，老實說，也不到此地來候你了。」說罷，頭也不回的去

十二 摘棗掛錢

在九百多年以前，宋朝時候，安徽休寧縣有個讀書人，名叫查道。他的性情非常純厚，從小沒有說過一句謊話，做過一件欺人的事情。

有一年秋天，他要去探望一家親戚，相距大約有一天的路程。他預先買了禮物，裝成整齊的兩筐。到了那天，一早起來，洗了臉，吃了早飯，換上一件新衣，叫一個僕人挑着禮物，跟他同去。不久走過一個市鎮，來到曠野。他們一面趕路，一面看看野景，山光明淨，天際清寥，心中十分快樂。却忘記了買些代替

午膳的食物。後來查道想起了，轉念前面總有可買的地方，也不十分着急。

主僕兩人一路談談說說，很是熱鬧。走了半天，時近正午，查道覺得肚子有些餓了，對僕人說：『你覺得餓嗎？』方才走過市鎮，忘記買些東西。』僕人說：『是呀！有些餓了。』方才怎麼會忘記的！我們再向前面走去，想來總有東西可買。』說着，仍舊談談說說，向前走着。又走了一點多鐘，前面依然是一片曠野，沒有市集可以買到東西。查道着急了，對僕人說：『肚子餓極了！』僕人說：『看來東西一時買不到，何不就把筐子裏的禮物拿些出來吃吃。』查道說：『不行！禮物都是預先支配好要送人的，怎麼好拿來吃？況且吃剩的東西再去送人，未免太不恭敬。』主僕兩人一面說着，一面忍着餓，依舊前進。

走了一回，僕人忽然叫道：『好了！好了！你看前面有幾間茅屋，不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嗎？我們走到那裏，同他們去商量，買一些東西來吃吧。』查道一看，果然有個小村莊，就急急的趕上去。走到那裏，却大失所望：這村莊祇有二

四家人家，門都鎖着，大約已經吃過午飯，出門種田了。後來看見在村莊盡處有一人家，門還沒鎖，主僕兩人就推門進去。却祇剩一個小孩子，年紀不過七八歲，正坐在小凳上，弄他心愛的不倒翁。他忽然看見走進兩個陌生的人來，心裏有些害怕，就抱着不倒翁，站了起來。查道伸手摸摸他的頭，說：「你的爹娘那裏去了？」那個小孩子越發害怕起來，連聲喊道：「媽媽！媽媽！快點來啊！」查道對僕人說：「看來也沒法想，還是出去吧，免得惹起人家的疑心。」

主僕兩人沒精打彩的走出來，把門關上，依舊忍着餓向前走，路上一個人都沒有。離這小村莊不到幾百步，有幾棵樹，上面滿佈着碧綠的葉子，葉子中間掛着密密的棗子。僕人跟在查道後面，心裏想道：「這棗子生得這樣豐盛，如果採些來吃吃，也可當一餐特別的午飯。」正想對主人去說，忽然又止住，因為他素知主人的性情，倘使對他說了，他一定不肯。後來忽然心生一計，對主人說：「你先走幾步，我乏力了，歇一回趕上來。」查道不疑心他有什麼



事，就獨自先走。僕人等查道走得稍遠，就爬上樹去，採了許多棗子，把衣襟兜好，挑了禮物趕上前去，對主人說：『午飯辦到了！』說着就把衣兜放開。查道一看就說：『這是棗子呀！你在那邊樹上採的嗎？』僕人回答一個『是』。

這時候查道覺得餓極了，也不說什麼。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吃棗子，覺得甜美鮮嫩，非常適口。等到吃完，僕人說：『飽了！我們走吧！』查道止住他說：『且慢！吃了人家的棗子，須得償還他的價錢。』僕人說：『這裏一個人都沒有，也不知道那棗樹是誰種的，去償給誰呢？』查道說：『不要緊，你跟我來！』說着，兩個人回到棗樹底下。查道從身邊摸出一串錢來，一五一十數了一遍說：『差不多了。你爬上樹去，掛在上面！』僕人照他的話，爬上去把錢掛在摘去棗子的樹枝上。

主僕兩人肚子不餓了，依舊挑着禮物，慢慢的走到親戚家去。

十三 題名還珠

八百多年以前，宋朝時候，福建尤溪縣有個讀書人，姓林名積。有一次，他帶了行李，提着書箱，上京去趕考。那時的京城是在河南開封。他從家鄉動身，長途跋涉，奔走了幾十天，才到河南的汝南縣。看看天色晚了，就投一家招商客店歇宿。汝南縣在當時叫做蔡州，是個大都市，街坊上非常熱鬧。

林積長途勞頓，身體疲乏，吃過晚飯，看了一回書，就打算睡覺。正待睡下，忽然覺得席下有一塊硬東西。揭開席子一看，原來是隻小匣子，用一塊綢包紮着。他拆開來，只見匣子裏裝着許多又大又圓的珍珠，數數恰巧是一百粒。心想這珍珠一定是昨天住宿的客人遺失的。這樣滴溜圓的一百粒大珍珠，恐怕要值幾千兩銀子吧！遺失的人心裏不知要多麼着急，多麼懊喪呢？我總得代爲保管，設法交還原主。

明天清早起來，他急忙問那客店的主人說：『前天晚上，我住的那一號房間是誰住宿的？』主人查了簿子說：『是一位姓黃的客人。』林積心想，這姓黃的客人遺失了許多珍珠，定要回來找尋。我因為考期已近，不能等他，姑且叫客店主人知照他。想罷，便說道：『如果姓黃的客人再到這裏來，請你關照他到開封的上庠（京師大學的古稱）來會我。』說罷回到房裏，又想這樣還不妥當。客店進出的人很多，時候長久了，主人難保要忘掉我叮囑的話。他看見桌上有着筆硯，便提起筆來，蘸飽了墨，向牆壁上寫道：『某年某月某日，劍浦林積在此住宿。』寫好後就動身往開封去了。

再說那個姓黃的客人，原來是個販賣珠寶的商人。他費去好幾千兩銀子，才收到這一百粒珍珠，想帶到別處去販賣。路過汝南，在招商客店住宿一晚，不料竟把這些珍珠遺失在那裏。他走了好幾天，自己還沒有知道。等到要想取珠來賣，不料開箱倒篋，總找不着。這時候心裏的焦急，自不必說。他左思

右想，才想起那天晚上，住在招商客店遺失那匣珍珠的情由來，連忙一路趕回去找尋。

他趕到汝南縣招商客店，先到住宿過的那號房間裏去找，毫無影踪，却看見牆壁上題着一行字；心想其中定有緣故，就去問那客店主人，主人想起林積關照的話，告訴了他。他越發覺得事出有因了，立即上路趕往開封的上庠，去見林積，把來意說明。林積說：『你的珍珠完全由我保管着。你快向衙門裏遞一張狀子，我到官廳裏把珍珠還給你。』姓黃的客人聽



了，歡喜得什麼似的，立刻遞了狀子。林積隨即捧了珍珠去見縣官，當面交還黃客人。縣官看見林積這般樣子，不住口的稱讚；又對姓黃的客人說：『林積替你保護失物，你該送一半的珍珠酬謝他。』姓黃的客人就拿五十粒珍珠送給林積。林積再三推却說：『倘使我要你的珍珠，何必費了許多麻煩叫你來取呢？』他終於不肯收受。這時候的黃客人感激得說不出話來。